



未卜三生愿
频添一段愁
闷来时欲
行去几回头
自顾风前影
谁堪月下俦
蟾光如有意
先上玉人楼

领略大家风范，感受古典魅力

曹雪芹 高鹗 著 李 慧 解读

下

红楼梦

- 经典导读
- 旁注旁批
- 精彩语段
- 典型人物

- 相关评介
- 诗词选粹
- 创作花絮
- 鉴赏感悟
- 名家名评
- 未解之谜
- 人物关系

名师解读

教之星
EDUSCAR
中华国学经典读本

未卜三生愿
頻添一段愁
闷来时欲
行去几回头
自顾风前影
谁堪月下俦
蟾光如有意
先上玉人楼

领略大家风范 感受古典魅力

红楼梦

曹雪芹 高鹗 著 李慧 解读

下

· 经典导读 · 批语评介

· 诗词选读 · 脂砚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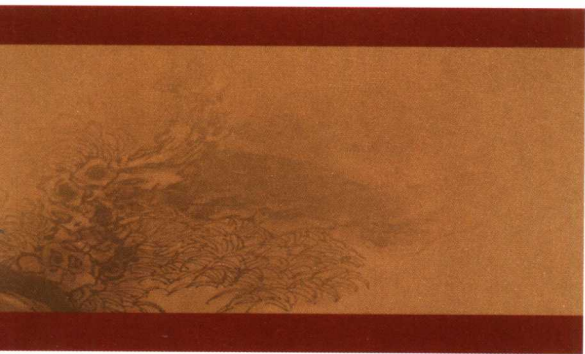
· 旁批旁批 · 创作花絮

· 鉴赏感悟 · 名家点评

· 诗词鉴赏 · 未解之谜

· 主要人物 · 人物关系

Y
I242.47
16
33



水浒传	58.60元(上、下)
西游记	54.80元(上、下)
红楼梦	59.80元(上、中、下)
三国演义	48.60元(上、下)

封面设计: 丹 马 (010-62231412)



目 录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1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14
第 三 回	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	24
第 四 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37
第 五 回	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	47
第 六 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60
第 七 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68
第 八 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76
第 九 回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84
第 十 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90
第 十 一 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96
第 十 二 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102
第 十 三 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107
第 十 四 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113
第 十 五 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122
第 十 六 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127
第十七回至十八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135
第 十 九 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155
第 二 十 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169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175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182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191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197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205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214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221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232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243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画蔷痴及局外	252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258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269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275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284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292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300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311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322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合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333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339
第四十一回	拢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	353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香	364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372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379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390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暂绝鸳鸯偶	398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406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413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420
第五十回	芦雪广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428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441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450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458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467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476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时宝钗小惠全大体	484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497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508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515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524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531

第六十二回	愁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537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553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珮	564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574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581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586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595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602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609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617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626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633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	641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652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665
第七十七回	俏丫环抱屈天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675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婉孌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685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699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704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711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718
第八十三回	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闼薛宝钗吞声	726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734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742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750
第八十七回	感秋深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757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765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772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779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785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791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798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805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颠	813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820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826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835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841
第一〇〇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847
第一〇一回	大观园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852
第一〇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侵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859
第一〇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864
第一〇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痴公子余痛触前情	870
第一〇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驸马使弹劾平安州	876
第一〇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882
第一〇七回	散馀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887
第一〇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893
第一〇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900
第一一〇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诎失人心	908
第一一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914
第一一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讎仇赵妾赴冥曹	921
第一一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姑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928
第一一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934
第一一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939
第一一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945
第一一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951
第一一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958
第一一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965
第一二〇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974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①杜绝宁国府

导读

王善保家的向王夫人讲谗言，说晴雯的坏话，提出搜查大观园的恶毒主意。王夫人听信王善保家的奸惑之言，抄检大观园，为查出绣春囊而出动人马对大观园中的丫头进行大搜查。王善保家的是贾府管家王善保家中的妻子，是那夫人的陪房。她提出抄检大观园，实际上是邢氏的主张，是那夫人为了借机整倒王夫人一派。这一主意名正言顺，王夫人不敢不从。王善保家的带领人马抄检大观园，宝玉一千人等也服服帖帖，任其抄查。只有贾探春站出来说话，打了王善保家的一个耳光。

话说平儿听迎春说了，正自好笑，忽见宝玉也来了。原来管厨房柳家媳妇之妹，也因放头开赌得了不是。这园中有素与柳家不睦的，便又告出柳家来，说他和他妹子是伙计，虽然他妹子出名，其实赚了钱两个人平分。因此凤姐要治柳家之罪。

那柳家的因得此信，便慌了手脚，因思素与怡红院人最为深厚，故走来悄悄的央求晴雯金星玻璃等人。金星玻璃告诉了宝玉。宝玉因思内中迎春之乳母也现有此罪，不若来约同迎春讨情，比自己独去单为柳家说情又更妥当，故此前来。忽见许多人在此，见他来时，都问：“你的病可好了？跑来作什么？”宝玉不便说出讨情一事，只说：“来看二姐姐。”当下众人也不在意，且说些闲话。

平儿便出去办累丝金凤一事。那王住儿媳妇紧跟在后，口内百般央求，只说：“姑娘好歹口内超生，我横竖去赎了来。”平儿笑道：“你迟也赎，早也赎，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你的意思得过去就过去了。既是这样，我也不好意思告人，趁早去赎了来交与我送去，我一字不提。”王住儿媳妇听说，方放下心来，就拜谢，又说：“姑娘自去贵干，我赶晚拿了来，先回了姑娘，再送去，如何？”平儿道：“赶晚不来，可别怨我。”说毕，二人方分路各自散了。

平儿到房，凤姐问他：“三姑娘叫你作什么？”平儿笑道：“三姑娘怕奶奶生气，叫我劝

① 矢孤介：誓守孤介之志。矢：誓，用作动词。孤介：孤高耿介，不喜与世俗之人交往。

着奶奶些，问奶奶这两天可吃些什么。”凤姐笑道：“倒是他还记挂着我。刚才又出来了一件事：有人来告柳二媳妇和他妹子通同开局，凡妹子所为，都是他作主。我想，你素日肯劝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就可闲一时心，自己保养保养也是好的。我因听不进去，果然应了些，先把太太得罪了，而且自己反赚了一场病。如今我也看破了，随他们闹去罢，横竖还有许多人呢。我白操一会子心，倒惹的万人咒骂。我且养病要紧；便是好了，我也作个好好先生，得乐且乐，得笑且笑，一概是非都凭他们去罢。所以我只答应着知道了，白不在我心上。”平儿笑道：“奶奶果然如此，便是我们的造化。”

一语未了，只见贾琏进来，拍手叹气道：“好好的又生事！前儿我和鸳鸯借当，那边太太怎么知道了。才刚太太叫过我去，叫我不管那里先迁挪二百银子，做八月十五日节间使用。我回没处迁挪。太太就说：‘你没有钱就有地方迁挪。我白和你商量，你就搪塞我。你就说没地方，前儿一千银子的当是那里的？连老太太的东西你都有神通弄出来，这会子二百银子，你就这样。幸亏我没和别人说去。’我想太太分明不短，何苦来要寻事奈何人。”凤姐儿道：“那日并没一个外人，谁走了这个消息。”

平儿听了，也细想那日有谁在此，想了半日，笑道：“是了。那日说话时没一个外人，但晚上送东西来的时节，老太太那边傻大姐的娘也可巧来送浆洗衣服。他下房里坐了一会子，见一大箱子东西，自然要问，必是小丫头们不知道，说了出来，也未可知。”因此便唤了几个小丫头来问，那日谁告诉呆大姐的娘。众小丫头慌了，都跪下赌咒发誓，说：“自来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有人凡问什么，都答应不知道。这事如何敢多说。”

凤姐详情^①说：“他们必不敢，倒别委屈了他们。如今且把这事靠后，且把太太打发了去要紧。宁可咱们短些，又别讨没意思。”因叫平儿：“把我的金项圈拿来，且去暂押二百银子来送去完事。”贾琏道：“越性多押二百，咱们也要使呢。”凤姐道：“很不必，我没处使钱。这一去还不知指那一项赎呢。”平儿拿去，吩咐一个人唤了旺儿媳妇来领去，不一时拿了银子来。贾琏亲自送去，不在话下。

这里凤姐和平儿猜疑，终是谁人走的风声，竟拟不出人来。凤姐儿又道：“知道这事还是小事，怕的是小人趁便又造非言，生出别的事来。当紧那边正和鸳鸯结下仇了，如今听得他私自借给琏二爷东西，那起小人眼馋肚饱，连没缝儿的鸡蛋还要下蛆呢，如今有了这个因由，恐怕又造出些没天理的话来也定不得。在你琏二爷还无妨，只是鸳鸯，正经女儿，带累了受屈，岂不是咱们的过失。”

平儿笑道：“这也无妨。鸳鸯借东西，看的是奶奶，并不为的是二爷。一则鸳鸯虽应名是他私情，其实他是回过老太太的。老太太因怕孙男弟女多，这个也借，那个也要，到跟前撒个娇儿，和谁要去，因此只装不知道。纵闹了出来，究竟那也无碍。”凤姐儿道：“理固如此，只是你我的是知道的，那不知道的，焉得不生疑呢。”

① 详情：审察情理。

一语未了，人报：“太太来了。”凤姐听了诧异，不知为何事亲来，与平儿等忙迎出来。只见王夫人气色更变，只带一个贴己的小丫头走来，一语不发，走到里间坐下。凤姐忙奉茶，因陪笑问道：“太太今日高兴，到这里逛逛。”王夫人喝命：“平儿出去！”平儿见了这般，着慌不知怎么样了，忙应了一声，带着众小丫头一齐出去，在房门外站住，越性将房门掩了，自己坐在台矶上，所有的人，一个不许进去。

凤姐也着了慌，不知有何等事。只见王夫人含着泪，从袖内掷出一个香袋子来，说：“你瞧。”凤姐忙拾起一看，见是十锦春意香袋，也吓了一跳，忙问：“太太从那里得来？”王夫人见问，越发泪如雨下，颤声说道：“我从那里得来！我天天坐在井里，拿你当个细心人，所以我才偷个空儿。谁知你也和我一样。这样的东西，大太白日明摆在园里山石上，被老太太的丫头拾着，不亏你婆婆遇见，早已送到老太太跟前去了。我且问你，这个东西如何遗在那里来？”

凤姐听得，也更了颜色，忙问：“太太怎知是我的？”王夫人又哭又叹说道：“你反问我！你想，一家子除了你们小夫小妻，余者老婆子们，要这个何用？再女孩子们是从那里得来？自然是那班儿不长进下流种子那里弄来。你们又和气，当作一件玩意儿，年轻人儿女闺房私意是有的，你还和我赖！幸而园内上下人还不解事，尚未拣得。倘或丫头们拣着，你姊妹看见，这还了得。不然有那小丫头们拣着，出去说是园内拣着的，外人知道，这性命脸面要也不要？”

凤姐听说，又急又愧，登时紫涨了面皮，便依炕沿双膝跪下，也含泪诉道：“太太说的固然有理，我也不敢辩我并无这样的东西。但其中还要求太太细详其理：那香袋是外头雇工仿着内工绣的，带子穗子一概是市卖货。我便年轻不尊重些，也不要这劳什子，自然都是好的，此其一。二者这东西也不是常带着的，我纵有，也只好在家里，焉肯带在身上各处去？况且又在园里去，个个姊妹我们都肯拉拉扯扯，倘或露出来，不但在姊妹前，就是奴才看见，我有什么意思？我虽年轻不尊重，亦不能糊涂至此。三则论主子内我是年轻媳妇，算起奴才来，比我更年轻的又不止一个人了。况且他们也常进园，晚间各人家去，焉知不是他们身上的？四则除我常在园里之外，还有那边太太常带过几个小姨娘来，如嫣红翠云等人，皆系年轻侍妾，他们更该有这个了。还有那边珍大嫂子，他不算甚老外，他也常带过佩凤等人来，焉知又不是他们的？五则园内丫头太多，保的住个个都是正经的不成？也有年纪大些的知道了人事，或者一时半刻人查问不到偷着出去，或借着因由同二门上小幺儿们打牙犯嘴，外头得了来的，也未可知。如今不但我没此事，就连平儿，我也可以下保的。太太请细想。”

王夫人听了这一席话大近情理，因叹道：“你起来。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小姐出身，焉得轻薄至此，不过我气急了，拿了话激你。但如今却怎么处？你婆婆才打发人封了这个给我瞧，说是前日从傻大姐手里得的，把我气了个死。”凤姐道：“太太快别生气。若被众人觉察了，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且平心静气暗暗访察，才得确实，纵然访不着，外人也

不能知道。这叫作‘胳膊折在袖内’。如今唯有趁着赌钱的因由革了许多的人这空儿，把周瑞媳妇旺儿媳妇等四五个贴近不能走话的人安插在园里，以查赌为由。再如今他们的丫头也太多了，保不住人大心大，生事作耗，等闹出事来，反悔之不及。如今若无故裁革，不但姑娘们委屈烦恼，就连太太和我也过不去。不如趁此机会，以后凡年纪大些的，或有些咬牙难缠的，拿个错儿撵出去配了人。一则保得住没有别的事，二则也可省些用度。太太想我这话如何？”

王夫人叹道：“你说的何尝不是，但从公细想，你这几个姊妹也甚可怜了。也不用远比，只说如今你林妹妹的母亲，未出阁时，是何等的娇生惯养，是何等的金尊玉贵，那才像个千金小姐的体统。如今这几个姊妹，不过比人家的丫头略强些罢了。通共每人只有两三个丫头像个人样，余者纵有四五个小丫头子，竟是庙里的小鬼。如今还要裁革了去，不但于我心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依。虽然艰难，难不至此。我虽没受过大荣华富贵，比你们是强的。如今我宁可省些，别委屈了他们。以后要省俭先从我来倒使的。如今且叫人传了周瑞家的等人进来，就吩咐他们快快暗地访拿这事要紧。”

凤姐听了，即唤平儿进来吩咐出去。一时，周瑞家的与吴兴家的、郑华家的、来旺家的、来喜家的现在五家陪房进来，余者皆在南方，各有执事。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勘察，忽见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走来，方才正是他送香囊来的。王夫人向来看视邢夫人之得力心腹人等原无二意，今见他来打听此事，十分关切，便向他说：“你去回了太太，也进园内照管照管，不比别人又强些。”这王善保家正因素日进园去那些丫环们不大趋奉他，他心里大不自在，要寻他们的故事又寻不着，恰好生出这事来，以为得了把柄。又听王夫人委托，正撞在心坎上，说：“这个容易。不是奴才多话，论理这事该早严紧的。太太也不大往园里去，这些女孩子们一个个倒像受了封诰似的，他们就成了千金小姐了。闹下天来，谁敢哼一声儿。不然，就调唆姑娘的丫头们，说欺负了姑娘们了，谁还敢得起。”

王夫人道：“这也有的常情，跟姑娘的丫头原比别的娇贵些。你们该劝他们。连主子们的姑娘不教导尚且不堪，何况他们。”王善保家的道：“别的都还罢了。太太不知道，一个宝玉屋里的晴雯，那丫头仗着他生的模样儿比别人标致些，又生了一张巧嘴，天天打扮的像个西施的样子，在人跟前能说惯道，掐尖要强。一句话不投机，他就立起两个骚眼睛来骂人，妖妖趯趯^①，大不成本体统。”

王夫人听了这话，猛然触动往事，便问凤姐道：“上次我们跟了老太太进园逛去，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里骂小丫头。我的心里很看不上那个轻狂样子，因同老太太走，我不曾说得。后来要问是谁，又偏忘了。今日对了坎儿，这丫头想必就是他了。”凤姐道：“若论这些丫头们，共总比起来，都没晴雯生得好。

① 妖妖趯趯(qiáo)：妖冶轻佻的样子。趯：行动轻捷，这里有举止轻浮的意思。

论举止言语，他原有些轻薄。方才太太说的倒很像他，我也忘了那日的事，不敢乱说。”

王善保家的便道：“不用这样，此刻不难叫了他来太太瞧瞧。”王夫人道：“宝玉房里常见我的只有袭人麝月，这两个笨笨的倒好。若有这个，他自不敢来见我的。我一生最嫌这样的人，况且又出来这个事。好好的宝玉，倘或叫这蹄子勾引坏了，那还了得。”因叫自己的丫头来，吩咐他到园里去，“只说我说有话问他们，留下袭人麝月伏侍宝玉不必来，有一个晴雯最伶俐，叫他即刻快来。你不许和他说什么。”

小丫头子答应了，走入怡红院，正值晴雯身上不自在，睡中觉才起来，正发闷，听如此说，只得随了他来。素日这些丫环皆知王夫人最嫌姣妆艳饰语薄言轻者，故晴雯不敢出头。今因连日不自在，并没十分妆饰，自为无碍。及到了凤姐房中，王夫人一见他钗簪^①鬓松，衫垂带褪，有春睡捧心之遗风^②，而且形容面貌恰是上月的那人，不觉勾起方才的火来。王夫人原是天真烂漫之人，喜怒出于心臆，不比那些饰词掩意之人，今既真怒攻心，又勾起往事，便冷笑道：“好个美人！真像个病西施了。你天天作这轻狂样儿给谁看？你干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儿揭你的皮！宝玉今日可好些？”

晴雯一听如此说，心内大异，便知有人暗算了他。虽然着恼，只不敢作声。他本是个聪敏过顶的人，见问宝玉可好些，他便不肯以实话对，只说：“我不大到宝玉房里去，又不常和宝玉在一处，好歹我不能知道，只问袭人麝月两个。”王夫人道：“这就该打嘴！你难道是死人，要你们作什么！”

晴雯道：“我原是跟老太太的人。因老太太说园里空大人少，宝玉害怕，所以拨了我出去外间屋里上夜，不过看屋子。我原回过我笨，不能伏侍。老太太骂了我，说‘又不叫你管他的事，要伶俐的作什么’。我听了这话才去的。不过十天半个月之内，宝玉闷了大家顽一会子就散了。至于宝玉饮食起居，上一层有老奶奶老妈妈们，下一层又有袭人麝月秋纹几个人。我闲着还要作老太太屋里的针线，所以宝玉的事竟不曾留心。太太既怪，从此后我留心就是了。”

王夫人信以为实了，忙说：“阿弥陀佛！你不近宝玉是我的造化，竟不劳你费心。既是老太太给宝玉的，我明儿回了老太太，再撵你。”因向王善保家的道：“你们进去，好生防他几日，不许他在宝玉房里睡觉。等我回过老太太，再处治他。”喝声：“去！站在这里，我看不上这浪样儿！谁许你这样花红柳绿的装扮！”晴雯只得出来，这气非同小可，一出门便拿手帕子握着脸，一头走，一头哭，直哭到园门内去。

这里王夫人向凤姐等自怨道：“这几年我越发精神短了，照顾不到。这样妖精似的东西竟没看见。只怕这样的还有，明日倒得查查。”凤姐见王夫人盛怒之际，又因王善保

① 钗簪(duō):发髻上的钗饰将要脱落。簪:下垂的样子。

② 春睡捧心之遗风:春睡:本喻杨贵妃之醉态。捧心:指西施蹙眉捧心之美。遗风:即余风,前人遗留下来的风韵、风致。这里讽刺女子的娇慵病弱。

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常调唆着邢夫人生事，纵有千百样言辞，此刻也不敢说，只低头答应着。王善保家的道：“太太请养息身体要紧，这些小事只交与奴才。如今要查这个主儿也极容易，等到晚上园门关了的时节，内外不通风，我们竟给他们个猛不防，带着人到各处丫头们房里搜寻。想来谁有这个，断不单只有这个，自然还有别的东西。那时翻出别的来，自然这个也是他的。”王夫人道：“这话倒是。若不如此，断不能清的清白的白。”因问凤姐如何。凤姐只得答应说：“太太说的是，就行罢了。”王夫人道：“这主意很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来。”于是大家商议已定。

至晚饭后，待贾母安寝了，宝钗等人入园时，王善保家的便请了凤姐一并入园，喝命将角门皆上锁，便从上夜的婆子处抄检起，不过抄检出些多余攒下蜡烛灯油等物。王善保家的道：“这也是赃，不许动，等明儿回过太太再动。”

于是先就到怡红院中，喝命关门。当下宝玉正因晴雯不自在，忽见这一干人来，不知为何直扑了丫头们的房门去，因迎出凤姐来，问是何故。凤姐道：“丢了一件要紧的东西，因大家混赖，恐怕有丫头们偷了，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一面说，一面坐下吃茶。

王善保家的等搜了一回，又细问这几个箱子是谁的，都叫本人来亲自打开。袭人因见晴雯这样，知道必有异事，又见这番抄检，只得自己先出来打开了箱子并匣子，任其搜检一番，不过是平常动用之物。随放下又搜别人的，挨次都一一搜过。

到了晴雯的箱子，因问：“是谁的，怎不开了让搜？”袭人等方欲代晴雯开时，只见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豁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捉着，底子朝天往地下尽情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王善保家的也觉没趣，看了一看，也无甚私弊之物。回了凤姐，要往别处去。

凤姐儿道：“你们可细细的查，若这一番查不出来，难回话的。”众人都道：“都细翻看了，没什么差错东西。虽有几样男人物件，都是小孩子的东西，想是宝玉的旧物件，没甚关系的。”凤姐听了，笑道：“既如此咱们就走，再瞧别处去。”

说着，一径出来，因向王善保家的道：“我有一句话，不知是不是。要抄检只抄检咱们家的人，薛大姑娘屋里，断乎检抄不得的。”王善保家的笑道：“这个自然。岂有抄起亲戚家来。”凤姐点头道：“我也这样说呢。”一头说，一头到了潇湘馆内。

黛玉已睡了，忽报这些人来，也不知为甚事。才要起来，只见凤姐已走进来，忙按住他不许起来，只说：“睡罢，我们就走。”这边且说些闲话。那个王善保家的带了众人到丫环房中，也一一开箱倒笼抄检了一番。因从紫鹃房中抄出两副宝玉常换下来的寄名符儿，一副束带上的披带，两个荷包并扇套，套内有扇子。打开看时皆是宝玉往年往日手内曾拿过的。王善保家的自为得了意，遂忙请凤姐过来验视，又说：“这些东西从那里来的？”凤姐笑道：“宝玉和他们从小儿在一处混了几年，这自然是宝玉的旧东西。这也不算什么罕事，撂下再往别处去是正经。”紫鹃笑道：“直到如今，我们两下里的东西也算不清。要问这一个，连我也忘了是那年月日有的了。”王善保家的听凤姐如此说，也只得

罢了。

又到探春院内，谁知早有人报与探春了。探春也就猜着必有缘故，所以引出这等丑态来，遂命众丫环秉烛开门而待。

一时众人来了。探春故问何事。凤姐笑道：“因丢了一件东西，连日访察不出人来，恐怕旁人赖这些女孩子们，所以越性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倒是洗净他们的好法子。”探春冷笑道：“我们的丫头自然都是些贼，我就是头一个窝主。既如此，先来搜我的箱柜，他们所有偷了来的都交给我藏着呢。”说着便命丫头们把箱柜一齐打开，将镜奁、妆盒、衾袱、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齐打开，请凤姐去抄阅。凤姐陪笑道：“我不过是奉太太的命来，妹妹别错怪我。何必生气。”因命丫环们快快关上。

平儿丰儿等忙着替侍书等关的关，收的收。探春道：“我的东西倒许你们搜阅；要想搜我的丫头，这却不能。我原比众人歹毒，凡丫头所有的东西我都知道，都在我这里间收着，一针一线他们也没的收藏，要搜所以只来搜我。你们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说我违背了太太，该怎么处治，我去自领。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说着，不觉流下泪来。凤姐只看着众媳妇们。

周瑞家的便道：“既是女孩子的东西全在这里，奶奶且请到别处去罢，也让姑娘好安寝。”凤姐便起身告辞。探春道：“可细细的搜明白了？若明日再来，我就不依了。”凤姐笑道：“既然丫头们的东西都在这里，就不必搜了。”探春冷笑道：“你果然倒乖。连我的包袱都打开了，还说没翻。明日敢说我护着丫头们，不许你们翻了。你趁早说明，若还要翻，不妨再翻一遍。”凤姐知道探春素日与众不同的，只得陪笑道：“我已经连你的东西都搜查明白了。”探春又问众人：“你们也都搜明白了不曾？”周瑞家的等都陪笑说：“都翻明白了。”

那王善保家的本是个心内没成算的人，素日虽闻探春的名，那是为众人没眼力没胆量罢了，那里一个姑娘家就这样起来；况且又是庶出，他敢怎么。他自恃是邢夫人陪房，连王夫人尚另眼相看，何况别个。今见探春如此，他只当是探春认真单恼凤姐，与他们无干。他便要趁势作脸献好，因越众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嘻笑道：“连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没有什么。”凤姐见他这样，忙说：“妈妈走罢，别疯疯颠颠的。”一语未了，只听“啪”的一声，王家的脸上早着了探春一掌。

探春登时大怒，指着王家的问道：“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扯我的衣裳！我不过看着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年纪，叫你一声妈妈，你就狗仗人势，天天作耗，专管生事。如今越性了不得了。你打谅我是同你们姑娘那样好性儿，由着你们欺负他，就错了主意！你搜检东西我不恼，你不该拿我取笑。”说着，便亲自解衣卸裙，拉着凤姐儿细细的翻。又说：

“省得叫奴才来翻我身上。”

凤姐平儿等忙与探春束裙整袂，口内喝着王善保家的说：“妈妈吃两口酒就疯疯颠颠起来。前儿把太太也冲撞了。快出去，不要提起了。”又劝探春休得生气。探春冷笑道：“我但凡有气性，早一头碰死了！不然岂许奴才来我身上翻贼赃了。明儿一早，我先回过老太太，太太，然后过去给大娘陪礼，该怎么，我就领。”

那王善保家的讨了个没意思，在窗外只说：“罢了，罢了，这也是头一遭挨打。我明儿回了太太，仍回老娘家去罢。这个老命还要他做什么！”探春喝命丫环道：“你们听他说的这话，还等我和他对嘴去不成。”侍书等听说，便出去说道：“你果然回老娘家去，倒是我们的造化了。只怕舍不得去。”凤姐笑道：“好丫头，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探春冷笑道：“我们作贼的人，嘴里都有三言两语的。这还算笨的，背地里就只会调唆主子。”平儿忙也陪笑解劝，一面又拉了侍书进来。周瑞家的等人劝了一番。凤姐直待伏侍探春睡下，方带着人往对过暖香坞来。

·彼时李纨犹病在床上，他与惜春是紧邻，又与探春相近，故顺路先到这两处。因李纨才吃了药睡着，不好惊动，只到丫环们房中一一的搜了一遍，也没有什么东西，遂到惜春房中来。

因惜春年少，尚未识事，吓的不知当有什么事，故凤姐也少不得安慰他。谁知竟在入画箱中寻出一大包金银锞子来，约共三四十个，又有一副玉带板子^①并一包男人的靴袜等物。入画也黄了脸。

因问是那里来的，入画只得跪下哭诉真情，说：“这是珍大爷赏我哥哥的。因我们老子娘都在南方，如今只跟着叔叔过日子。我叔叔婶子只要吃酒赌钱，我哥哥怕交给他们又花了，所以每常得了，悄悄的烦了老妈妈带进来叫我收着的。”惜春胆小，见了这个也害怕，说：“我竟不知道。这还了得！二嫂子，你要打他，好歹带他出去打罢，我听不惯的。”凤姐笑道：“这话若果真呢，也倒可恕，只是不该私自传送进来。这个可以传递，什么不可以传递。这倒是传递人的不是了。若这话不真，倘是偷来的，你可就别想活了。”入画跪着哭道：“我不敢扯谎。奶奶只管明日问我们奶奶和大爷去，若说不是赏的，就拿我和我哥哥一同打死无怨。”

凤姐道：“这个自然要问的，只是真赏的也有不是。谁许你私自传送东西的！你且说是谁作接应，我便饶你。下次万万不可。”惜春道：“嫂子别饶他这次方可。这里人多，若不拿一个人作法，那些大的听见了，又不知怎样呢。嫂子若饶他，我也不依。”凤姐道：“素日我看他还好。谁没一个错，只这一次。二次犯下，二罪俱罚。但不知传递是谁。”惜春道：“若说传递，再无别个，必是后门上的张妈。他常肯和这些丫头们鬼鬼祟祟的，这些丫头们也都肯照顾他。”凤姐听说，便命人记下，将东西且交给周瑞家的暂拿着，等

① 玉带板子：男子腰带上的玉质带头。

明日对明再议。于是别了惜春，方往迎春房内来。

迎春已经睡着了，丫环们也才要睡，众人叩门半日才开。凤姐吩咐：“不必惊动小姐。”遂往丫环们房里来。因司棋是王善保的外孙女儿，凤姐倒要看看王家的可藏私不藏，遂留神看他搜检。先从别人箱子搜起，皆无别物。及到了司棋箱子中搜了一回，王善保家的说：“也没有什么东西。”

才要盖箱时，周瑞家的道：“且住，这是什么？”说着，便伸手掣出一双男子的锦带袜并一双缎鞋来。又有一个小包袱，打开看时，里面有一个同心如意并一个字帖儿。一总递与凤姐。凤姐因当家理事，每每看开帖并账目，也颇识得几个字了。便看那帖子是大红双喜笺帖，上面写道：

上月你来家后，父母已觉察你我之意。但姑娘未出阁，尚不能完你我之心愿。若园内可以相见，你可托张妈给一信息。若得在园内一见，倒比来家得说话。千万，千万。再所赐香袋二个，今已查收外，特寄香珠一串，略表我心。千万收好。表弟潘又安拜具。

凤姐看罢，不怒而反乐。别人并不识字。王家的素日并不知道他姑表姊弟有这一节风流故事，见了这鞋袜，心内已是有些毛病，又见有一红帖，凤姐又看着笑，他便说道：“必是他们胡写的账目，不成个字，所以奶奶见笑。”凤姐笑道：“正是这个账竟算不过来。你是司棋的老娘，他的表弟也该姓王，怎么又姓潘呢？”王善保家的见问的奇怪，只得勉强告道：“司棋的姑妈给了潘家，所以他姑表兄弟姓潘。上次逃走了的潘又安就是他表弟。”凤姐笑道：“这就是了。”因道：“我念给你听听。”说着从头念了一遍，大家都唬了一跳。

这王家的一心只要拿人的错儿，不想反拿住了他外孙女儿，又气又臊。周瑞家的四人又都问着他：“你老可听见了？明明白白，再没的话说了。如今据你老人家，该怎么样？”这王家的只恨没地缝儿钻进去。凤姐只瞅着他嘻嘻的笑，向周瑞家的笑道：“这倒也好。不用你们作老娘的操一点儿心，他鸦雀不闻的给你们弄了一个好女婿来，大家倒省心。”周瑞家的也笑着凑趣儿。

王家的气无处泄，便自己回手打着自己的脸，骂道：“老不死的娼妇，怎么造下孽了！说嘴打嘴，现世现报在人眼里。”众人见这般，俱笑个不住，又半劝半讽的。凤姐见司棋低头不语，也并无畏惧惭愧之意，倒觉可异。料此时夜深，且不必盘问，只怕他夜间自愧去寻拙志^①，遂唤两个婆子监守起他来。带了人，拿了赃证回来，且自安歇，等待明日料理。谁知到夜里又连起来几次，下面淋血不止。

至次日，便觉身体十分软弱，起来发晕，遂撑不住。请太医来，诊脉毕，遂立药案云：“看得少奶奶系心气不足，虚火乘脾^②，皆由忧劳所伤，以致嗜卧好眠，胃虚土弱，不思饮

① 寻拙志：寻短见，自杀。

② 虚火乘脾：乘：乘虚侵袭。五行（人体五脏）相克太过，各部失却正常协调叫相乘。